

御製神僧傳序

城二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起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徧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簡繕閱采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眾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于編首察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僧會 朱士行 訶羅竭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邑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讖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實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頌

法願

實誌

香蘭黎

道琳

高頭陀

阿專師

達唐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傳弘

慧思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顛

智曠

法充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瑛

知苑

大志

智聰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瑯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處寂
元珪	道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聞	難陀	和和

義師	代病	廣陵大師
靈默	澄觀	隱峯
圓觀	智誓	素公
弘道	清公	惟瑛
文奘	鑑空	無著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懷信	知廣
從諫	普聞	懷濟
辛七師	簡師	契此
阿足師	惟靖	齊州僧
規子和尚	扣冰古佛	全宰
延壽	全清	自新
法本	點點師	行遵
僧緘	智暉	谷泉
鑛師	志言	宗本
悟新	淨梵	道隆
靈芝	常羅漢	膽巴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為益乎？乃捨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道，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玉骨，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

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言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完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

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修道博覽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徧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道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報瞋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瞋經精熟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具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鄴北亭湖廟此廟舊有感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備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人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鄴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善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歎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

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尋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建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道

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遺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砧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為建塔。

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責。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妹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徧。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善。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聖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

傲蔑三寶又此寺請諸道人曰久聞此塔辱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親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利爾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

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馬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者眾議偃其靈軀寘於窵窵人力彈

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絲幡蓋果實水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革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

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

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大教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履至令越人多以芒屨油幡上獻感應膺靈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責經士行深懷痛

心乃求燒經為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大眾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闐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眾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

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夫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憫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為作禮域胡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謂衣服華

屢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切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者聞蜜曰匠此宮者從切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水城三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攀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水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水滕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瘕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是近病者逐瘕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末相讎問方知分身降馬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

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與念為糞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且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房中穢物皆是華鬢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耶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略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

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慧字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劫。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遂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弁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竟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患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遣勒。勒曰。非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令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漸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勒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

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勸語告之。未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法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墜壑皆滿。澄開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慶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

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茂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作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纒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眾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慈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慈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慈也。勒頒告

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
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
斌後勒以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
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
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攝
杖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
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八月日勒躬自詣
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
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
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
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
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
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
各去法佐至始入觀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
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
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
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
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
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
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
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
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
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
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
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
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
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
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
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
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
征長安北山羌墮羌狄中時澄在堂上坐弟
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
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
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
日黑略還說墮羌圖中東南走馬之止遇帳
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
不濟任命也黑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

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為幽州牧鎮群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
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癘爛虎不
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
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
擊弓捨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
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
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
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
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
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
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
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
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難身後王晉地今王
為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
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
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
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
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

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為心禮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嗔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澇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逢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

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春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雜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得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

本縣既出城外醉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遇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故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腦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憎遂便寓言不

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道人言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鑲穿宣額掌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輓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奴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恨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徙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負道談遷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

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責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社而布政猛烈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設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積作亂明年虎死再閱墓戮石種都盡閱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

害非道若不與上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踣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再閱墓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儼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僵不毀雋踰階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將

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弟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裳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

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滄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神僧傳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本經校本，僅有[徑]、[清]。
- 一 本經斷句，係據以影印之北藏本原有，非中華藏所爲。
- 一 三五八頁上一行「御製」，[清]作「永樂御製」。
- 一 三五八頁中六行「曇邑」，[清]作「曇邑」。
- 一 三五九頁中末行「目錄」，[徑]作「目錄終」。
- 一 三六〇頁上二行末字「馬」，[徑]、[清]作「焉」。
- 一 三六〇頁下一六行第五字「乃」，[清]無。
- 一 三六二頁上一行第五字「又」，[徑]、[清]作「入」。
- 一 三六七頁中三行首字「責」，[徑]、[清]作「貴」。

神僧傳卷第二

城三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為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窺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

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牕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中濕水滅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住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

年自當來也。獸心悵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通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獸，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憤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天深愧怍，獸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穢災，獸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獸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心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手中夜有五色

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遠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請來，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焘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焘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感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焘化，時將及以元

會之日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煮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煮煮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煮令以始餵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煮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煮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寔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紹亂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

來世彌甚負道預為君憂其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戰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暝暝過之顯欲詣者聞崑崙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親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躡顯前舐脅搖尾顯誦經不

輒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安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合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

火忽起廷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
且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感歎神
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
八十有六

法曠

釋法曠姓皇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
事後母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
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
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光明照印
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切除更之所苦遂愈

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
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
并詰以妖星請曠為力曠乃與弟子齋懺有
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祈之即愈有見
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
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廬山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
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

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
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
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
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
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

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
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
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
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負旅無資繼續
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

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
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
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
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
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徵皆風才照灼志業清
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
九年秦將符平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
不能得去乃分遣徒眾各隨所之皆被誨約
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
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

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
潯陽見盧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
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
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
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

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
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陶侃鎮廣州有
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
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
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

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
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
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
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
成析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
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
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
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以晉義熙十二年
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
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音丘龜茲王為造金
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
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引見二王說
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
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
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
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
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
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
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
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
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
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
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勳敵
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
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
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
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
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

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
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
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
軍縞素天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
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
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
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
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
業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眾五
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
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
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磨如昆作亂纂委大
軍輕還為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寶
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
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
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
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
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
愈須更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
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

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成寧二年有猪生子
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
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
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為龍興門什奏曰
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
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
宜尅己修德以答天成纂不納與什博戲殺
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
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
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
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
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
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闕中亦挹其
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
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道遙園蕙變
為蔭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
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
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
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

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逢有過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

法安

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道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羣騾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杜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又有二安嘗遊其縣羣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閤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

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差人或戲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鹿孤有弟傳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傳檀曰當修善奉佛爲後世橋梁傳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

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傳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傳檀深奇之每謂傳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柞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傳檀不能從傳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馬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官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

曇邕

釋曇邕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僞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寇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

法授戒神職以外國七勅禮拜辭別條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崐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馳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崐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穴人常執杖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及往道俗無滯百姓皆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爲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及遂手脚摩斃未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殍師審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爲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舍

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歲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量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舍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賜耶舍布絹萬匹悉不

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費。糴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傳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雖屢經危棘。而誓念所貴。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達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

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雙至兜率。致教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折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泉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

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眾。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感。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闈。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眾。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

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
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
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
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誠真之衆咸共
歎惜道俗送者十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悵乃
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誠
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答令萬夫
無導自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
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
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
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
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
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
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過外國
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然五船先所見者也
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
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
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居于江陵賢
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
薄米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

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
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
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
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
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
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曇遠

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
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遠經旨亦為人解
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
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
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
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遠
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
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
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匹呪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
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
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速通

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樵心
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
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光明
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先便收斂師云本欲受
戒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
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
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
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
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
化

實通

僧實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
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
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
合當與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
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
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
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誠
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
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

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尅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梁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

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神僧傳卷第二

神僧傳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七一頁上一行末字「通」，徑、清作「過」。
- 一 三七一頁中八行末字「比」，徑、清作「此」。
- 一 三七一頁中末行末字「馬」，徑、清作「焉」。
- 一 三七四頁下末行第六字「待」，清作「侍」。
- 一 三七六頁上一三行第九字「搜」，徑作「杖」。
- 一 三七九頁上六行第九字「顧」，徑作「僱」。

神僧傳卷第三

城四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為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三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兩澤甚調。百姓稱誅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遂辭往。屬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覺請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

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借涼土。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殿。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讖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請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復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讖日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愈其欲去。乃密圖害讖。偽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眾曰。讖業對將至。眾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園。于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言詠。林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過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園於中庭。眾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園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園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檀。拜請還家。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散肉。至於辛。繪與。

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與伯為
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與伯使人舉
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
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
一架袋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
變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
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數敗袈裟於地卧之
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
藍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驗存焉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
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
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
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
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
二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
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審封之因語欣今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
渡分身他土所得觀施迺以施欣欣受之皆
為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

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
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饒者渡手弄反
覆遠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
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
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
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
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返京師少
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
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
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
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
子薰陸香手中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
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
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中杯渡如舊膝
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嘗薑為異爾乃語
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
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
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
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
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連洲上有山甚高大

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
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
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
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遠
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
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
真人為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
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
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
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
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
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
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
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今
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
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
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
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
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
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

肪還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冨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冨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溺酷冨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詣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

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嶺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惟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而但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懷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慙歎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吳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塵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請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

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道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舍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

迹人世後至閩婆國初未至一日。閩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船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深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與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踏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踏跋摩。又為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參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俾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勢繁者。闢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

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維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加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拊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詔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開毗之。春秋六十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前。前有兩鍾。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缺光未備。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控詞。竊莫敢訕。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

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眾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眾御于地筵下食良久眾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眾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為邪橫而遣之生白眾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眾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塵尾

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屬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屬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項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

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項之汭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為鍾山鎮岳埒美萬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巒爾層構於是息心之眾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

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
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
多之發願宿也亦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
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
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
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
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
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
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
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
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
求師範。即投簪落髮音專精志學。及受具戒
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
東方隨舶汎海中逢風止淡水復竭舉船憂
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
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
暴至雲降雨二舶蒙濟宋丞相南燕王義

宣鎮荆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
付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
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
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
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

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
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
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
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
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
不容危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
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
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
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駭見一童子尋後而
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
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衣欲
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
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
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

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添
釁戾分當友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
准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
靈秀等差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
達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
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
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
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
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
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

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
移去寺衆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析山
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
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
莫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
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
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
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
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使與太宗及公

御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隔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寧和本成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觀地獄衆苦之相因出家爲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使事西返行及涼州耆耆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關則世亂民苦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鑿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濩遲其言驗矣遠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道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慕容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莫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音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圓圖音踏窰木舛舛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

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瘞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音似今稱錢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睫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迷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高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索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欬提還床如舊道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栖違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操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掘床

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敢嘗處時石崖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大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曾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知處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今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於窻傍去一方石遂有清泉墜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慶陶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為沙彌時時輩每暇常角力為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枯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有力矣恐汝不能堪眾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踞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驍趨動駭物聽眾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纒足忽見婦人弊衣扶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眾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眾以告稠稠呼優婆塞三呼乃出便謂神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果水即上清泉數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
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聲震震乃以錫杖
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
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
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
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齋坐久疲頓舒脚床
前有神輶扶之遠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
日為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教喻方遂
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
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潭淦注又嘗有
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
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
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
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
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
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
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欺兒子等信命
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

得免斯難稠索水澗之菴成雲霧時或覩稠
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
知之生來不至僧厨急無何而到云明有大
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
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
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
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其人何可毀謗
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觀否稠
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裝于地帝
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
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
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注
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
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
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
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
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
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
落舌亦平復嘗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
既而剋日准勅四部彌山人無數萬香柴千

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
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
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
鹿山因迷失道自將腸中忽聞鐘聲尋響而
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
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
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踞
或卧迴眸眈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
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
冬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
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
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
太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
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
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
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
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
寺鑿禪師講會各各暨義有一後生聰俊難

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實本事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實和尚諸僧直視實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實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遺徒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阿禿師

釋阿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宋末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眾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曾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東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眾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遮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鷹門郡市捨

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鷹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眾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鈎首伏法之日舉州民眾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眾綜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

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餼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為禮佛之時請無弟子名也達答餼可將還後當為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真為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禮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鑿放犬還也至曉犬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一日少覺微瘕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見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嘗虜剪滅佛法嘗詣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蔥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聞人馬不

能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年又遊西界觀鵬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沈丹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眾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停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通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

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地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為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樓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斬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樓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

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禮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轉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跪云弟子新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甕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如此。

惠瑱

釋惠瑱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門寺奉戒其確禪曠為業後遇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頰真好衣服乘白馬朱駮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客身無地故來依仗擅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

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瑛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昇木測其終。

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窠孤在海中上有石孟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菴舍與石孟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

神僧傳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八〇頁上六行「二百」，清作「一百」。
- 一 三八一頁上一六行「二十六」，徑、清作「三十六」。
- 一 三八三頁中六行第五字「後」，徑、清作「敬」。
- 一 三八三頁中七行第五字「加」，徑作「後」；清作「敬」。
- 一 三八五頁中一〇行第七字「修」，清作「慘」。
- 一 三八七頁中八行首字「輩」，清作「輩」。
- 一 三八七頁下一行「鉅鹿」，徑、清作「鉅鹿」。
- 一 三九一頁上五行第一五字「昇」，徑、清作「阜」。

神僧傳卷第四

城五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道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讓求酒甚急云今應速行不

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着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邵碩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惟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眾中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妻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食以清讌不能與阿夫克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

自郫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履行市中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為我隻履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穎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爻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殼沈慶之微時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眾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殼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殼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
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
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
興亦盡師敬永元一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
鷹巢中探視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
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劔水之下面方
而瑩徹如鏡手足皆烏爪止江東道林寺至
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
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
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
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
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
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
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語語獄吏門外有兩
攀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
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
今曰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
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

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問吏
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
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
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候伯家
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
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
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
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
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
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
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
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
門上血汗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
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
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
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
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畫紙作樹樹上有
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
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
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

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
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遣見而走大
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旬事登
偃叛走未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
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
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
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
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
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
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
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
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
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
武帝深異之如今林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
五年冬早雪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
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報林
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兩梁武即使沙門
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

加刀其上俄而兩大降高下皆足舒州滿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眾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羹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寃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

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為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漫呼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為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

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閻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

香闍梨

香闍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敢未嘗與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白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鴨游泳文錯束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怪棺大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淫
樂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宮
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
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胃琳為祈請詔夜
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是
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
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
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
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
為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紵
舉刹紵忽中斷引者皆顛躓師乃曰有何魔
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呪而
作禮捧鉢繞刹一周刹乃不假人功屹然自
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
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
阿專師
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

中間人有會杜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
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聞
諍諍罵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
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
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覓正
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笑謂之曰汝等
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
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
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一堵忽然昇上可數
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
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
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
曉悟志存大乘真心虛寂通徹徹數定學高
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
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
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
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
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

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
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
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
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
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宋雲
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
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
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墳
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
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
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
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
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
為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
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
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

謂子悅云若知殺者勿言不知則審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搗鹽以進於景問曰好不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紫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月月淹冬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討聖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

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爲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擊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俗因名爲靈察兒童時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彼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纈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亦夜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提來就死驚覺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那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

彼乃舉手東指云剎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剎編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剪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隨靜住剎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木蠲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宰文簡公楮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姜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漢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或停赤松澗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決旬而神魅弭息後畫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天監十八年已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受戒時有一乳鵝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僂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為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輦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

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曰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嗚唳聲甚哀惋葬後三日欽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也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旨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王壁

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形今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植相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賁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願出家及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成神即馳去斯須復

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

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繞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毒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擊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

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業米暇經始道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栢桐一株極為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鐘初不發聲犬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謂有大變執

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鐘噓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衛命靈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

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高高徧遊遐通既入荊州汝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擅越擊侯景去元英曰

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泅

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

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雷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之時建一利語擅越等此雖爲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利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

師目前死法和曰擅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至於後當得擅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擅越

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連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處進退不可王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

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骨前銖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達

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投三歸龜乃入草初八
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
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投
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
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
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
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
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
乃見蛇頭辭樽櫂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
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
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為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
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
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
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
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
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
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

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
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
部曲數千人通守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
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
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楹簷在道間上開一孔
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自輸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
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
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
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
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
既被疑是業定不可解也於是設供食具大
餽薄餅及親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
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著麤
白布衫袴邪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
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
帛梁人入魏果見餽餅馬法和始於百里洲

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白後四十許
年佛法富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
平荆州宮室焚燒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
其材短乃俾後周氏誠佛法此寺隔此陳境
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
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
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為郢州刺史官爵如
故蒞弟遣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
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
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
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
帳以待之法和遂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
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
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身
給通德油絡網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
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
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
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
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畫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利洛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大周年天子速代生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存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高圓

釋高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靈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逐接還逐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中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家賞過年八十一終

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葷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金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廵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驕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命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勸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聚集諸虎亦至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請王曰此是雄龍又

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過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違自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者松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荆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裏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佳巴峽空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為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為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堅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

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髮手屈二指異香不散年九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

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
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安父母異之引
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
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
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
之為講涅槃使頌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
然不解

傳弘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
應道蹟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止雙

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眉臆異香疏於掌
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
六寸兩目明亮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
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
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徹六旬天花甘

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
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
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
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
臂為炬翼樓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

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
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
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
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存往者不見
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喧山谷初大士在日
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徧閱乃就山中建
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
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
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
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

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
曾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
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為石
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
異之蹟不可紀極

慧思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
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
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
供所止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癘疾求誠
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瓊異上
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
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
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
復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
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
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
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
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自大蘇山將四十餘
僧徑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

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為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澗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途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便見師再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為大蜂咬殺銜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殺相燒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

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為犬所噬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榮感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汙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將終時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辨疏乃開目曰何驚動吾耶癡人出法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第四

神僧傳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九三頁上四行「一年」，清作「二年」。
- 一 三九三頁中四行「侯伯」，經作「侯伯」。
- 一 三九三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畫」，經、清作「畫」。
- 一 三九四頁中一一行「第二房」，清作「第一房」。
- 一 三九八頁下一三行第八字「右」，經、清作「石」。
- 一 四〇二頁中一三行第九字「法」，清作「去」。

神僧傳卷第五

城大

晉明

釋普明本名法高俗姓東氏會稽人少小志
 操有異有僧乞食因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
 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休菩薩在彼說法
 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湖來入天台正
 值智者處坐說法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
 相遇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
 專思智者及路台峰今造大鍾天台供養江
 陵道俗競為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
 鑿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機便破缺後還國
 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
 仍懷念曰若今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
 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帝置
 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項揮師商量
 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
 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
 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真從數十許人語頂
 曰兄勿苦諫事願勉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
 不敢更諫一依仁者堅堂之日感動山王晨

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闕百步許自佛
 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沒還返舊蹤碎碎磴
 磴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
 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潛溪村來施
 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
 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
 聞房內共人語詰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
 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
 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
 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纒竟奄
 然就滅

玄光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
 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
 離岸時緣雲亂目雅樂沸空齊師可覓旌傳呼
 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
 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
 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
 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
 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

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
 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
 卓錫結茅乃成梵剎厥後罔知攸往

明達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也童稚出家
 嚴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
 無再飯外儀執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
 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郡時巴
 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恐
 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諭
 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
 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
 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
 然望國並從王化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
 後因行役中路逢人縛豚在地聲作人語曰
 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
 索水洗足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
 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足便淨達曰此
 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
 構浮屠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

皆怪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窮汴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道俗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欵然成就而躬籠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差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大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孽變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墻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道舞

釋道舞未詳何許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孕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住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

便如舞言虎便不現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衲略無可採踐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感集受法獨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舞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舞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舞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爲受戒或依諸孺村受於孺僕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啖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已任情向欣然初無羣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所終

道仙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初以遊賈爲業後值僧達禪師爲其說法遂沉寶船於江辭妻子投灌口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

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善權宜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恒准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襄惟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屬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晏如曾無所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寔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像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因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

遂昇袈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梳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析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寶欽若天神。應須舍利。即爲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縱。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電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逆歸懺禮。因又天明。兩霄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爲仙閣。梨馬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卒。

法安

釋法安。姓彭氏。安定。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龍精舍。慕禪。爲業。養食。并衣。卒于終老。

周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姓。隱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使住慧日寺。王所遊履。必資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沙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鵝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

智顛

釋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

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見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一日。因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握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顛上山。顛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先有清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顛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顛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握手相喚。不乎。顛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顛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蟻溪之源。處既閒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類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天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

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長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顛又依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繞顛三匝久之乃滅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顛到泉源帥眾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滅晉王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顯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顛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承吟之聲眾並同瞻顛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遷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

智曠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染末為壯士後離俗從道學長生術及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穰焉因即隨言替者見道請求剝落眾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鍾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為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信分身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剝落進戒以後頭陀蛇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有一宰鴨而為齋者鴨神夜告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

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毋無他因執爐呵戒犢子疾當償報何耻生手應言便出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

法充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徧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顧每勸僧眾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以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士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舟舟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眾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

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
僧感其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
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開皇之
末年矣。

慧侶

僧慧侶曲阿人也任蔣州大歸善寺靈通幽
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
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
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德
法師德異禮接之將還山德請現神力侶即
從牕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德云
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犬業
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侶終日以三衣還眾
僧吾今死去徒眾好住便還房內大眾驚起
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撼之鏘
然不散。

法喜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
四十許人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
貌如今無異變也時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

亦自言舊識廬山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
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默無語語必含深意
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
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為廣州刺史
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

示其子而去靜本名族多武略到州行部從
甲士數萬旌旗劔戟以威遠徵其侈僭過度
被人誣告謀反帝使臨汝侯按之利其財產
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也喜之先見皆此
類煬帝聞之取來揚州帝令宮內安置于時
內造一堂新成師忽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
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
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
而惡之以為狂言命鏤著一室數日三衛於
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云法喜在市勸責所
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
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聚白骨鎖
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勅遣長史王恒驗之
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勅令勿驚動至
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奏聞勅所司

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其後帝過弒於江
都方悟索羊頭之驗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
處齋供師皆赴會存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
肉俄而見身有疾常臥床去薦席令人於床
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
爛葬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
喜師見還在郡勅遣開棺視之則無所有。

普安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
出家苦節頭陀晚投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
華嚴誦讀禪思准為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
終南山之椹梓谷時有重募提獲一僧賞物
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曾
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
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
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
須檢校於是釋然復歸隋文創曆佛教大興
廣募道僧依舊安置時椹梓一谷三十餘僧
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依本山居守素林
整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末有人於子午虎林

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火龕
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
安自念曰願移餘處真碎龕窟石遂依言遂
避餘所大眾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
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
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
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
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
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
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為業
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升背負而出既
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
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
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
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
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
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
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
郭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

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耶連喚不
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
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
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
之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宮
笈以當佛座令和繞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
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
吾知也便遂命終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
卧床枕失音百日指為男女思見安形會其
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
居菴同常日遂失病所在子時聲名更振村
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犬坊
村中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有四女妻著藍
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大女名華嚴年已二
十唯有縲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眾次至
其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首
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徧求物
闕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床
用塞明孔挽取料揀得穀十餘接以成米并
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

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運擲眾中十餘粒
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
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
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
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
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眾驚嗟
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
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
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
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
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
倍可以相與眾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
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已諍競因從乞
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
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腔肉曰
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噉之况人食米理
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
三匝以鼻啄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
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善皆
此類也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

禪院春秋八十

道英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幼從叔休律師出家至并州依炬法師學道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中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聞不

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爭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為勝汝不及我我不可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全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言曰幾被火炙殺我晚還蒲州住普救寺晝則屬眾僧勤事夜則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眾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遊高世名僧素與同學及遊捨命去英

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其死其知微通感如此及終前夕集眾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菓眾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刺洗還本坐處披以大衣奄然神逝

法進

十六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為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為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焚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黠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效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水同性

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積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眾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妃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慈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三日乃已

僧朗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橘止無定多住鄂州

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嘗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飼之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糲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之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等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住酒席同諸燕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頰或復巡江泗沂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嫌掉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趨悟玄解說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

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往到禮佛繞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降行感通皆此類也大業末卒

惠祥

釋惠祥姓周氏十五出家頭陀乞食累自釋誦不與眾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冥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為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辨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眾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徧眾眾觀希有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

此道人膚容若此自一應吸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無相

涪州相忠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眾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無船乃鉞安水中曰何為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搭水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眾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直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

測所在。

明恭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嘗山行見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擲之山下又以僧衣置磔下僧怪之恭笑為捧柱取衣大業末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具恭延賊食賊讓恭先恭乃鋪餅數十安猪啖之須臾食盡賊眾驚伏恭召為護寺檀越群賊許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曇詢

釋曇詢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林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時有盜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群蜂所螫詢聞來救

悉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慈惠致禮陳云因病死復獲得見闍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特來禮謝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鬻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能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蹶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

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啜哀切氣至大漸烏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涕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卷然翔逝又感猛虎繞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言極違失據其哀感靈得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闢毗餘質建塔立碑焉。

智滿

釋智滿者俗姓賈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高潔居于安樂寺時唐太宗在晉陽與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又見徧身為蟲蛆所食意甚惡之諮詢於滿滿曰此可拜賀也夫牀下者所謂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道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仁

師躬太宗曰郎君與大人並叶此夢是謂幹父之壘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叮嚀之意敢不敬從滿後不知所終。

智勝

釋智勝俗姓陳氏潁川人年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東受禪法加修寂定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搗創造伽藍殿堂房

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僦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實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極朽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詣於時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峯極朽樹盡皆捨給經臺時有僧法雲欲往香爐峯頭陀謁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肯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昔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鍾鼓聲天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頓地騰空悲

嗚呼經日方散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數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春秋七十有二

惠主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為斌法師弟子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初年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間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向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

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織襪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擊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官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綉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者明其死矣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

明淨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爲業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繼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資還中路值於群虎皆

張口閉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傍。豈非為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兩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貞觀三年冬。至于四年夏。六月無雨。天子下詔。岳瀆諸廟。善令寧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預費。唯願靜念三晝。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乃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曠海內通洽。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朕相臣。則但以京堂。禮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香山。屠維。書竟不測。其存沒云。

智瑛

釋智瑛。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慘服纒釋。使染疾病。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忽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瑛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瑛身。次第吸嗽。三夜如此。因爾稍痊。遂求離俗。投安靜寺。慧遠法師以為弟子。聞智者執行超群。為世良導。即泛舸。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月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者云。此是表九道眾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瑛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住實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瑛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

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室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瑛。未暇得應。使繞室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瑛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植壁打柱。周徧東西。室內六燈。瑛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瑛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藥。設瑛食。竟進趣前途。至人於後。嗽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瑛十里。方及見瑛。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友蹤不須見。遂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知苑

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字。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

門鎔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以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為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焉

大志

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故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狂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畫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邊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

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裘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智聰

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繞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聞卿可食之虎作人語曰造立天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棲霞塔西徑行禪誦誓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警覺貞觀中年九十於佛生日熏爐徧禮聖像遠歸靜室端坐

而化

善道

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住廬山觀遠公道踴躍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賭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常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欠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捨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神僧傳卷第五

神僧傳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〇三頁中四行「漕溪村」，徑作「曹溪村」。
- 一 四〇三頁中一五行第一四字「可」，徑、清無。
- 一 四〇五頁上六行第一一字「應」，徑、清作「有」。
- 一 四〇五頁上一〇行「披已」，徑作「披衣」。
- 一 四〇五頁上一二行第二字「軍」，徑作「車」。
- 一 四〇七頁上六行首字「僧」，徑作「釋」。
- 一 四〇九頁中末行第一五字「木」，徑、清作「水」。
- 一 四〇九頁下一二行末字「綃」，清作「綃」。
- 一 四〇九頁下一三行末字「盞」，清作「盃」。
- 一 四一〇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轉」，徑作「轉」。
- 一 四一〇頁中二行第一三字「大」，徑、清作「犬」。
- 一 四一〇頁中六行第一三字「問」，徑作「聞」。
- 一 四一〇頁中一三行第二字「摧」，清作「推」。
- 一 四一〇頁下一行第九字「一」，徑、清作「可」。
- 一 四一一頁中一行首字「悉」，徑、清作「慈」。
- 一 四一二頁下一九行「未之」，徑作「未知」。
- 一 四一三頁上一一行第七字「淨」，徑作「靜」。

神僧傳卷第六

城七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馬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實無取者順示語慈喜如有聞從自後更無餓鬻嘗引泉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今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味_子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薩埵者生來患_雙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水即瘥復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眾以投之曠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瘁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瘰癧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

不瘥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屬涉而度岸既峻滑難登還隨水忽斷流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觀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告眾門人生來行法今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胃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繞房而行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貞觀初遠滿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兩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

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善命亦斷當取椽兩根遂條一領裹縛與送無得隨俗紛紛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覆警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攀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毋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若世各負蓮華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巖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眾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爐卷然而逝春秋六十

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兄長曉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稜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徧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善徧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文下勅道俗隨置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聞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林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勸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

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穴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眾既卧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脛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王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其釋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子時眾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於敏項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為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瑯

釋慧瑯姓董氏少出家於襄川周武帝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慧

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乃並契幽極又返歸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請大乘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眾同幸及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六

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眾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後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閩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問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喫之須臾祛疾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間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藏後今聞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間立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入廚見二人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遂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

寺為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眾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桦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問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香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野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于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于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今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僮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闍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乎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

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槃三十餘徧又至安州高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豎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粮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官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繞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修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

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之時三藏玄奘不許講舊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緒經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呬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死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挾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住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京室貴戚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難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

一夜索食欲嗽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跡尋願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汗不淨可作湯洗待涕涌已脫衣入簾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大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眾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間然不知何擬大衆答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轡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岑闍黎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為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如^廿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

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廚諸粥三升乃掛杖頭入眾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豎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填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悅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嚙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嚙衣及箱以告於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岑為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濼^音中延記某處為廚庫某處為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逢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闍黎不可住耳求微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帶中坐攝以飛行至

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永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足法師剃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自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熊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住食厨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朽壤驚累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廟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

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
二莖狀如芙蓉瑩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
之未微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
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
忽大動聽侶驚波鍾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
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
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
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
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
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
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
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
興國寺勤少小以匡護為心每處衆發言無
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為
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
毋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
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
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

刃被賊圍繞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警告師可
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
數月後投於蜀聽高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
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
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徧後
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
恒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
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
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
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
有教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
色亦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
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
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聞莫知其路不
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
送至村中大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永
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
讀一切經兩徧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
中後夜嘗聞彈指警教之聲至顯慶四年五
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攝

使畢人問何故如此急速答曰無常之法何
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
分析禽鳥悲鳴徧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
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
真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
內手執香爐踞跏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
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
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
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姓而夢月貫
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姓者即梁朝僧祐
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巖寺僧護也宜從出
家既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
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做掌之谷所居之水神
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為白泉寺
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階
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讀法神告曰彼清官
村故淨業寺地當實執道可習成聞斯卜區
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揚若男

若女化為人形沙彌散心顧巧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棠花大如榆莢香氣秘切必辭滿骨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奈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也宣嘗築一壇儀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件件皆譯之過非師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抵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頓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

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鉢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持物一包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濬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苟釋控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濬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喜力

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基之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彌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為英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勅遷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英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吐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劍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生經以為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筆端舍利累四而下嘗造王文殊像及金寫

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廚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裝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地論惟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為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黎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素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倖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有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

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願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為替檀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林別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曰師若長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主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為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為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縑在馬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

謁請曰南天王提頭頰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觀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眾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叫聲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連或以銀鑄鍊其頂或穿其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鈎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我以食人

故為天王所鑲，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大出問其鑲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鑲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鑲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又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

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鑲貫，曾戛去而鑲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嘿然還坐，夜叉遂襟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誠不為勞。然昉病坊之中，

病者數百，恃昉為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餓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為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勅，天人既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勅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

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遺棄高出海
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眾赴會一沙
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
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
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
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
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
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
下堂不意墮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
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
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
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
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
中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
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
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
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
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
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
向三寶今諸僧齊聲為之念佛與受三歸五

戒此蛇宛轉而去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
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
果位為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怒此沙彌遂作
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
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
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
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
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
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
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却為男然後出家修
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為吾省問之
其女今已欲生而其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
寬為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
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
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
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因矣僧曰
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人焚香
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
十八年而卒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
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
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
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燒友燼唯虛之屋糜
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
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
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
持經靈驗乃請析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
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
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
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
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
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
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遂巡氣絕
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象謂之曰君
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為足懼於是齎香
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擎足投之間下
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
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聲甚厲
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關

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
 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
 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
 為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
 禱并煉一指纜及一宵兩足千里指復如舊
 纜遇大水寺屋皆^壞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
 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參軍房琯云
 太守裴寬嘗改琬問何時曰明日午勅書必
 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
 有驛使兩封牒到不是琬以為謬也至午又
 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為安陸別駕房遠
 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
 召問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
 分散及後勅至除別駕紫紱猶存甥姪之徒
 各分散矣。

神僧傳卷第六

神僧傳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一七頁下八行「項上」，清作「頂上」。
- 一 四一九頁上五行「豐于」，清作「豐干」。七行同。
- 一 四一九頁上一八行「隱遁」，徑作「隱道」。
- 一 四一九頁上末行第一三字「得」，徑無。
- 一 四一九頁下一二行第一二字「藿」，徑作「藿」。
- 一 四二〇頁下末行第二字「金」，徑作「釜」。
- 一 四二三頁下一五行「樹林」，徑作「樹木」。

神僧傳卷第七

城八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修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餓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遣安與之語。丁寧告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并勅。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如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

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寤。春秋一百三十。

僧伽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諱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至於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爭求布施。嘗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贈弋交午。伽苦教喻。其諸殺業。階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矣。伽聞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應隙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寢擊。異質明視。指微有紅

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舍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嚙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

曉香還頂中又以紫室之師嘗灌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普照王寺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徧滿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加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頃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加大師何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讓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其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願以報其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恩深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

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有一馬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

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去，將逃焉。道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為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當求一善權者為度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馬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道去不知所適。

秀師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洛都天宮寺。深為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

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又一寺經藏焚燬，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為其碑文。

萬迴

萬迴師閬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憂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其將往視之，忽

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先是玄奘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曰：菩薩萬迴，請向閬鄉地教化。焚馳驛至閬鄉，問此有萬迴無？今呼之。萬迴至，焚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為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迴，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義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迺見

帝甚至褻瀆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出。或帝入反局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萬迴。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使於堦下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處寂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

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貧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戒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暉。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暉其如吾何。迨暉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暉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暉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擗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廡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有莪冠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美。不倫。謂之曰。

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獄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獄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之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安乎。曰。吾本正直。焉

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寂默而不為體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姪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答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候及音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為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

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巨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用必不善周焉。藏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願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名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音蓋物不安所乃謂眾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

矣。語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肩長過目。鬚髮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梓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七旬皴音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開元七年春貴新華嚴經音節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贊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過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弭耳前行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

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于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梵石為墳而葬之。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鳥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

羣。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數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梵既作。鴻謂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盡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株。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蔌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迩。玄宗聞之。召令

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邪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遠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

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
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
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
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
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實甕中
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
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
覆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焚惑至今帝車不
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
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感德所感乃能退
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
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
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
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
行曰鑿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
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
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
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
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為

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
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
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
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
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
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領云無不可者
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
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階階入南堂自闔其戶
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
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緘經
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
哀甚較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
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
原謚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
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
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
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
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

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
律禁戒堅苦焚脩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
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汗茵席宣律頗不能
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
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
其為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
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繞出於
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瀦洛
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
聽狀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
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遂去無患生人其
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
安祿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
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鉢鉢水
以小刀攪之誦咒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
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詔
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
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
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媪五軀
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即刻而霖嘗過龍河以

一豪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削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徒冬切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城八洪注道場質明京師一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父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

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瑠摩王食頃問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觀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何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繞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項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城八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庫中米粟繞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其感

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真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真公驟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璃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文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常南康阜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城八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指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

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侍郎常涉常所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為門徒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年數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借哉乃携房之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偽署房瑄瑒贊兩朝克立大節

真表

真表者古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七獵後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繞旋叩極心心無間念念勤經于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策發教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旬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善

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遙遠自在儀衛陸離圍繞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為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毛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返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品戒焉若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粘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

中品戒焉若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也囑累已大仗既迴山川雲霧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為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驚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檀鬘鬘能承足者花網美樽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氈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鬘間皆是鬚子吾慮傷生避其快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郭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掛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閩鄉縣住萬迴故

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馳訖勒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流迨地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寺門墜馬而死如此頗眾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閉鄉盡為戰場矣。

法秀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錫之間以勸率眾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嘗夢人云將手中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

無乃遺募緇徒道高者今尋訪秀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驪曰此人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中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往當已來矣秀復至欲授手中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願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身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者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講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亦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

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中今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繞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中袈裟尺八等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禍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書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一年矣時鄴侯李沙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羊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羊之丰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

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獄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筆為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

西域僧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華當章阜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韋氏家僮咸怒之以弊席生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

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擅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

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阜自少金吾節制劔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本淨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釋宗知識歷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為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為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稱稱宿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化為鶴鳴啖空中而去淨

後同知其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牕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加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數日又有白毫光現聖象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須申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至含笑而終

無相

釋無相新羅國人是彼土王第三子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號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為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卧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

從頭至足嗅而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榻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幕揚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為王矣懼其却迎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嵩岳破窳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窳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窳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窳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窳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來問師窳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會麼眾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何什麼不會眾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眾大悟玄旨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犬申供養俗每人死賜巫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燈讀經弟子十一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服關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為家人木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

慧因

捧盤來前猶帶面衣徒跪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為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連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故橫卧手即汗凝足又漆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教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生鐵爪共相擊擗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

驚懼却蘇慶然而起。續已在權輿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普滿

僧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論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為萬迴後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神僧傳卷第七

神僧傳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二七頁中末行「視指」，徑作「視之」。
- 一 四二七頁下一九行「室之」，徑作「塞之」，次頁上一行同。
- 一 四三一頁下一一行「華藏」，清作「華嚴」。
- 一 四三二頁下一八行「疇也」，徑作「疇也」。
- 一 四三六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與」，徑作「語」。
- 一 四三七頁上七行第八字「忽」，徑作「忽」。
- 一 四三七頁上末行第一六字「祝」，徑作「群祝」。
- 一 四三八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无」，徑、清作「元」。
- 一 四三八頁中一八行「十一人」，清作「十二人」。

一 四三八頁中末行第八字「之」，徑作「知」。

神僧傳卷第八

城九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觀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為毒螫音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觀坐左右間沛然流行時謂為九子山神為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砂切甚如麩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為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時開砌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塌石墮扣鐘嘶嘖切跏趺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洎三

檢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鑿真

釋鑿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為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敷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暑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棧音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文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塵之幾沒消出鳥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于漆其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巴西至蔥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者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求可報者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據首于膝上漏悲問之極為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然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脰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益多足俵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登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實勝佛於御前冀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闥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閣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解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歲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決句已通

矣後同弟子舍光慧等^{切件}等三七人附崑崙舟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過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攘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

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等誦娑竭龍王經遂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

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切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忽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

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讓止請銀瓶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鑾駕在靈武

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消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袪除至七過冀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即位恩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

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謂爲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梓皮僅尺餘績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

食頃即以績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繞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巨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卧北

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吐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

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為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十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

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極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始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東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遊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偵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

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實壽院依常靜為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峭巖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眾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報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項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鳴別門徒溘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靈性數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遣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為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鐺泉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抄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

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頓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思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項工人將欲伐之思曰且止待鵲移去始嘗伐之因至樹視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運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躰是夜瑞雲覆利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輿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釋林之年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復著志於潛落雲寺適

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大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馬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筆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鐸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

護之及長叅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四圍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邈迤道維揚六人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日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今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遠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榮惑坦皆過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_{音丘}國來彼無至教達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衆將赴速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禮那以福業爲是

嘗於激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銷何從
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
人將嫁資鎰來捨聞為誓祝之曰此鎰鼓鑄
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至也迨脫模
露像果然鎰當佛心曾聞矣又嘗往豫章勸
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
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滂澆聞去賊徒入
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真然已在其院時
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
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豬投
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
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為
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嘗建中年中無何至
于岷蜀張魏公廷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
如幻三昧入水火黃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
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
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
此妙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

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各勝調笑逸態
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
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跣技又絕倫
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
起取成將佩刀眾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
之背踣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
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
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
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徒切瘡中面赤而
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
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
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
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
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
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為僧也狂而不亂發言
多中時號為聖有越國公主適萊陽鄭萬鈞
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

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
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修功德乃謂鈞
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
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
前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
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
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
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刺其
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
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
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
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牆蓋木
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
躍突盆切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
面垢不饋音饋饋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
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
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
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纒難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東京。次於河陽。為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眾咸觀。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眾。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電動傷苗稼。雉堞號稱毒龍。為害代病。為誦密語。後經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愆論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形。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燂音音牲宰。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冥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醜。覺美的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眾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

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脛。足地為之債音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跣跣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為食。常衣總表。盛暑不脫。繇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驥兒何敢逐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更執以聞官。汝不羞天

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腥膻。耳安能知龍鶴之心。我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群情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

靈黠

釋靈黠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表明大樹倒。歇庵側樹枝交絡。茅苦略無少損。遐邇聞。旂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黠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

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漢渴苗死汝胡不
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
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
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
依寶林寺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過思
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帝可以細務拘
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
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嚼齶都盡覺即汗流
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
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
僧以落成之為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
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
夜夢身化為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擊
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為千數小龍
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
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奉眉
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
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眾僧

洒掃白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中示滅春
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慈狂
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
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
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
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
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游徧
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
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藝屹定如山併
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
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嗜昔為不循法律死
且焚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
請從恒度以手輕攘憤然而倒遂茶毗之收
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為
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
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疎簡時與

李源為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
隨眾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
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
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
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
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

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襦負壘而汲觀俛
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
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
也巳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
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還者也諸君用
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尋吾山谷其家
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
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
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孕
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季往投符水
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季三日往看新兒
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
方知巳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
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萬洪井畔有牧童歌竹

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
李超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
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
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潸然觀又歌竹
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習

釋智習扶什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
梵學遂負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
餘常於寺開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
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
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等
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
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
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
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
緣耳習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
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貫糧耶習曰自南徂北
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資皆罄竭矣見受持
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齋之以
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習如言作之

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垆野之中散撥餅餌
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
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鳥
亂下啄捨地上螻蛄蠅蟻莫徵其數老僧曰
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
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
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感化
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
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
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祠至夏有
汗汗人衣如輶音脂不可乾音國鄭相嘗與
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汗謂素曰弟子爲和
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
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
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格子聽經齋時
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
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踰院門塵當

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
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
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
不第方蹇躓憤懷乃擇日齋沐候馬道頗溫
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
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
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
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一則復負
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
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
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
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
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
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
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
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
其說然籌籌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
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

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私謂曰道言三勝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王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性爾後應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錡錡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常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勝雖欠其一兩勝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附馬都尉顯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錡

為支江寧後任江陵紘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官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諱章南康真真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棄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會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入更感更感公尋復之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負外章處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負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洎到鶴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白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來符清公之言處厚准不倉江邊得宰相

廣求智者解為或有勞微義者請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邨首命處厚為相至是方驗與鄭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月間其移動遂命賦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陸賈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賈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賈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賈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賈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

聞禮喜迎曰向有人志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遂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宋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二十三人無姓朱者時

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廿五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纒挾開愛網從師問道夫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跌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至重

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閱其饑復自念日穢齋無恪施汝一殮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遷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因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擲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

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淚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發大願乎若不謹無上善緣必願為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榻浮俗之事決斷報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

缺羶氣微存聲澤響清終不可致質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盤背面皆瑩微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誰知之矣僧收鉢入囊遂擊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過河東柳理尚理親覩其由理聞空之說甚

皆不常且甚奇之望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
臘三十二持鉢乞食高九年在世善捨世之
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嘿然無答乃索理筆
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抄表恒
河沙兔而置犬而擊牛虎相交與角牙實種
終不滅其華。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
翁著緝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
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
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
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代比
丘少奉戒律曰多少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
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
居曰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
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悽然悟翁即文殊
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
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
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
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志迦
摩羅瘞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
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
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誌後知玄居
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甚
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
餒之則開口吞噎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
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
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儼僧立於山門顧接
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
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
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
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
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
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
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
言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
不復為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
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

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
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
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
云
神僧傳卷第八

神僧傳卷第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四二頁上一四行末字「二」，清作「一」。
- 一 四四二頁中六行第二字「往」，徑作「住」。
- 一 四四三頁上五行第八字「項」，徑、清作「頂」。
- 一 四四三頁下末行末字「是」，清作「最」。
- 一 四四六頁中一一行第一〇字「昇」，清作「昇」。
- 一 四四七頁中一四行「汙汙」，清作「汗汙」。
- 一 四四九頁中三行第一五字「日」，徑、清作「日」。

神僧傳卷第九

城十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
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因拘尾
魁束縛蚊螞動錫杖一聲名雷立震是日峽
山寺有李朴者持斧剪巨木剝而為舟忽登
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觀一大蜘蛛足廣丈餘
四蛇齧弁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狂
吼驟土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觀柢首之虺長
可數十丈屈曲處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
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弁圍而飛出穎脫俱盡
後迴東之首天劃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
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
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憤然而復蘇舉
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
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
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
仙乃析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
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
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

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
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
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
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鋪
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開見底矣以
澡瓶張之有一泥鯁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
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為
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
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
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榼即晉惠帝曾用
醜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
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
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喜受金
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吹
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
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
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
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
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
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

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
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
亥歲武宗為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
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
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
耳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暫
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
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
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兩傾樹傍有
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
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統素完道
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
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
愈有癩者則起跋者則奔其後益加神驗或
遇病者一捫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絡撥散飲

食或遇甚痛惱者換紙蒸水貼之亦差嘗備江濱池吮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殖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遽出定蟒化為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麟鶴之儀薄黜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冷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翳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義事忽一日顏雲駭雨

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親適與諫過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徧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等誠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

清真如畫性不如常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首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師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傳事諸師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徧遊名山諸師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命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耕種菜者乃山神所授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屬公乎既而道德播聞縉徒雲集遂成巨剎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為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嶽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為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為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注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問焉

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寺衆凄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盃噉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生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濟

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也慈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

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勅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紮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為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飽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移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濟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

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
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為人所
害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茶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
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
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
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
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
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
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
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
中繇是陝人呼為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為堂中第
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
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發曰
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
請第二座師既承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
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因

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
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
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服靴
切股為罪感頰皤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
以杖荷布囊入鄞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醯醬
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為長汀子布
袋師也嘗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
之又嘗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
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
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
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
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注
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
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僮
僮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
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

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
而愚騷既孳手足既情言語惟嗜飲食口如
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
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
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

抵閩鄉叩頭杖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
曰汝寃未散尚須十年慙恣勤虔為汝除去
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
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
者如堵踈踈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
扶棧其子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
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
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戰手謂其父母
曰與爾寃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
儻或不然未有異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
史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
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
閻黎大德慧政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

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暹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水雪備杭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羹食置杭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枕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餓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擬數枚論曰請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十一}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渡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

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遂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蜆子和尚

京兆蜆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

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履後不知所終

扣水古佛

扣水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菴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

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水而浴故世人號為扣水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應闍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索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耀滿山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唐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髮及修禪觀亭亭高峻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謔曰宰道者焉道事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間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魁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句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繒纈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斤鷄翼於衣袂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闕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誦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受菩薩戒夜

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加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嚴禁呪之法能厭勅鬼

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焙步後以鞭驅青靈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絨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害音賊掘打語破見一鴉闖音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灌戒尋師曾無懈廢聞唐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

吏士躬征死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

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今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詐直追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磐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善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吐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中履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擲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迴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麩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

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

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固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

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項之寃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吐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邛笮^{音昨}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行遵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闇中寓光國禪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嗽之次

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請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眾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音本}鍾方興^{音十}適遇客至為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為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間遠近咸以預言用為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為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于淨眾寺鬚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道遙然人莫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偽蜀落第入寺寓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莫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

下之文何多誰乎遂探懷袖賦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絨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

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厖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絨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絨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八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絨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絨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各王居一馬百日為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馬惡其百日為程處厚唯狎

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禁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絨之年生於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過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主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儵然深往坐岳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鏡椶笠截石壁間觸之即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

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加跌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為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勦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喜往省觀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大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搯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挺其衣曰可同

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
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
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_音後登衡
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瓚_音又移住芭蕉將移
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
般般異境未暇數_音先看_音三三四樹寒來燒
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
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
下有火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
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
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
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
去遂相傳為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
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
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鬻置盆中
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
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
坐六十四夏梯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成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

甘嗜野菓每見家厨烹燂_音毛鱗則手掬沙
灰投于爨鑛_音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
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
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麝沉檀時號為聖僧
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鏈子百數
惟一_音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
聖耳鑛臨筵德枯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
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
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
七俱胝院事清瑤_音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
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
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
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_音獨曰此
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
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
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加趺飯畢遽
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
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

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
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
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
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餽
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解冰而去海
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繩引船而濟客至都下
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
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
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
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
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
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
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
牛者牛逸赴本_音跪若自新遂買而畜之其住
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
湧得金鯉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
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
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

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崇擲筆慈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住雲岳已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禳會酒葷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毀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雷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

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季屬疾退居勝堂政和五年十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計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犬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三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眾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章馱天點檢大眾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始蘇守應公有婢為崇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未見夫繞師三匝

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槩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甚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馮山和尚示眾言中有響向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眾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赧態除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眾然炬奠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

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觀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衆

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名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拌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

貢雞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雞賴羅漢悔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途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為月的迷失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逾愈賜予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惺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

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神僧傳卷第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五二頁上一二行第七字「劃」，
[徑]作「畫」。
- 一 四五八頁下八行「災福」，[徑]作「災
禍」。
- 一 四六一頁上末行「電光」，[徑]作「靈
光」。
- 一 四六一頁中一四行第一六字「三」，
[徑]作「王」。